

後漢書

冊  
十

後漢書卷八十四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楊震列傳第四十四

楊震傳子秉孫賜曾孫彪玄孫脩

楊震字伯起弘農華陰人也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

封赤泉侯史記曰喜追殺高祖敞昭帝時為丞相封

安平侯父寶續齊諧記曰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

蟻所困寶取之以歸置巾箱中唯食黃花百餘日毛

羽成乃飛去其夜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

母使者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環四枚習歐陽

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蔣詡俱

徵遂遁逃不知所處龔勝字君賓龔舍字君倩蔣詡

光武高其節建武中公車特徵老病不到卒於家震

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

究諸儒為之語曰關西孔子楊伯起常客居於湖

城不答州郡禮命數十年續漢志曰教授二十餘年

貧獨與母居假地種植以給供養諸生嘗有眾入謂

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鱸魚飛集講堂

前冠音貫即鸛雀也鱸音善韓子云鱸似蛇臣賢案

魚長者不過三尺黃地黑文故都講云蛇鱸大

雀能勝二三丈郭璞云鱸魚長二三丈音知然反安有鸛

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年五十乃始

仕州郡大將軍鄧騭聞其賢而辟之舉茂才四遷荆

州刺史東萊太守當之郡道經昌邑昌邑故城在今

北故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謁見至夜懷金

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

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

愧而出後轉涿郡太守性公廉不受私謁子孫常蔬

食步行故舊長者或欲令為開產業震不肯曰使後

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元初四年

徵入為太僕遷太常先是博士選舉多不以實震舉

薦明經名士陳留楊倫等倫字仲桓等五人各從家拜博

士顯傳學業諸儒稱之永寧元年代劉愷為司徒明

年鄧太后崩內寵始橫安帝乳母王聖因保養之勤

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上疏

曰臣聞政以得賢為本理以去穢為務墨子曰夫尚賢者政本也

左傳曰為國者如農夫之務去草焉是以唐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天

下咸服以致雍熙尚書曰四罪而天下咸服又曰黎

也廣方今九德未事尚書皋繇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毅

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強而嬖倖充庭諡法曰賤而

阿母王聖出自賤微得遭千載奉養聖躬雖有推燥

居溼之勤孝經援神契曰母之於子也鞠前後賞惠

過報勞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左傳曰縉雲氏有

紀不知極外交屬託擾亂天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書誠

牝雞牡鳴牝雞無也牡雄也尚書古人有言詩刺哲婦

喪國詩大雅曰哲婦傾城昔鄭嚴公從母氏之欲恣驕弟

之情幾至危國然後加討春秋貶之以為失教嚴公

殺也避明帝諱改焉左傳鄭莊公夫女子小人近之喜

遠之怨實為難養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易曰

無攸遂在中饋家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得正於外

猶婦人自脩正於內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

之象也饋食也言婦人不得與於政事也宜速出阿

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令恩德兩隆上下

俱美惟陛下絕婉孌之私割不忍之心詩國風侯人篇序曰曹共

公遠君子而近小人其詩曰婉兮留神萬機誠慎拜

爵減省獻御損節徵發令野無鶴鳴之歎詩小雅序曰鶴鳴詩

宣王也鄭玄注云教周宣王求賢人之未仕者其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言身隱而名著喻賢者雖

隱居人朝無小明之悔詩小雅序曰小明者言周幽王日

事以其明損其政大東不興於今詩小雅序曰大東刺亂

杼柚其空鄭玄注云小亦於勞止不怨於下詩小雅

人亦勞止迄可小康擬蹤往古比德哲王豈不休哉

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而伯榮驕淫尤

甚與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交通護泗水王歆瓌遂

以爲妻得襲護爵位至侍中震深疾之復詣闕上疏

曰臣聞高祖與羣臣約非功臣不得封故經制父死

子繼兄亡弟及以防篡也

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

其言入何篡辭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與當父死

弟及也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

護爵為侯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臣聞天子專封封

有功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他功行但以配阿母

女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

義行人諠譁百姓不安陛下宜覽鏡既往順帝之則

書奏不省延光二年代劉愷為太尉帝舅大鴻臚耿

寶薦中常侍李閏兄於震震不從寶乃自往候震曰

李常侍國家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非言

己本心傳震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

勅遂拒不許寶大恨而去皇后兄執金吾闔顯亦薦

所親厚於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漢官儀授字孟春武原人

卽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見拔擢由是震益見怨時詔

遣使者大為阿母修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

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廷震復上疏曰臣聞古者九

年耕必有三年之儲故堯遭洪水人無菜色言有儲蓄人無

食菜之臣伏念方今灾害發起彌彌滋甚彌彌猶稍

其失也彌彌詩曰彌彌百姓空虛不能自贍重以螟蝗羌虜鈔掠

三邊震擾戰鬪之役至今未息兵甲軍糧不能復給

大司農帑藏匱乏殆非社稷安寧之時伏見詔書為

阿母興起津城門內第舍津城門洛陽南合兩為一

連里竟街宅合兩坊而為一雕修繕飾窮極巧伎今盛

夏土王而攻山採石其大匠左校別部將作合數十

處續漢志將作大匠秩二千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

謝惲兄弟與國無肺腑枝葉之屬依倚近倖姦佞之



人與樊豐王永等分威共權屬託州郡傾動大臣宰

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汙之人受其貨賂至

有臧錮棄世之徒復得顯用有臧賄禁錮之人也白黑溷淆清

濁同源天下謹譁咸曰財貨上流為朝結譏臣聞師

言上之所取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

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論語有若對魯哀公之詞惟陛下度

之豐憚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

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

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曰臣蒙恩備台輔不能

奉宣政化調和陰陽去年十一月四日京師地動臣

聞師言地者陰精當安靜承陽而今動搖者陰道盛

也其日戊辰三者皆土位在中宮戊干辰支皆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

此中臣近官盛於持權用事之象也臣伏惟陛下以

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枝柱而已也倚邪柱

音竹主反無所興造欲令遠近咸知政化之清流商邑之

翼翼也詩商頌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也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易繫辭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臣不與上同心驕溢踰法多請徒士盛修第

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譁衆所聞見地動之變近在城

郭殆為此發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繕

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書曰僭恆陽若臣無作威作

福玉食尚書洪範之詞也僭差也若順也君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唯君得專威福為美食

唯陛下奮乾剛之德易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棄驕奢之臣

以掩詖言之口奉承皇天之戒無令威福久移於下

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

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

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

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臣聞堯舜之世諫鼓謗木立

之於朝帝王紀曰堯置敢諫之木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敬德尚書曰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

汝置汝則皇所以達聰明開不諱博採負薪盡極下

情也今趙騰所坐激訐謗語為罪與手刃犯法有差

乞為虧除全騰之命以誘芻蕘輿人之言輿衆也詩曰詢于芻

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也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三年春東

巡岱宗樊豐等因乘輿在外競修第宅震部掾高舒

召大匠令史考校之史謂府吏也得豐等所詐下詔書具

奏須行還上之豐等聞惶怖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

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對對怨也且鄧氏故吏

有恚恨之心震初鄧騭辟及車駕行還便時太學於

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夜遣使者策收震太

尉印綬於是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

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

至城西夕陽亭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慷慨悲歎死者

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誅惡

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日以

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

飲醕而卒時年七十餘弘農太守移良風俗通曰齊公于雍食菜

於移其承樊豐等旨遣吏於陝縣留停震喪露棺道

側謝承書曰震臨沒謂諸子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

路皆為隕涕說文郵境上行書舍也歲餘順帝即位樊

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

廷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

葬於華陰潼亭墓在今潼關西大遠近畢至先葬十

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淚下霑地

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續漢書曰大鳥來止亭樹下地安行到極前正立低頭淚

出衆人更共摩撫抱持終不驚駭謝承書曰其鳥時五色高丈餘兩翼長二丈三尺人莫知其名也

連有灾異帝感震之枉乃下詔策曰故太尉震正直

是與俾匡時政而青蠅點素同茲在藩藩樊也詩云營營青蠅止

于樊懼悌君子無信讒言青蠅汚白使黑汗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上天降威灾眚

屢作爾卜爾筮惟震之故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

棟折我其危哉禮記曰孔子將終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今使太守

丞以中牢具祠魂而有靈儻其歆享於是時人立石

鳥象於其墓所震之被譖也高舒亦得罪以減死論

及震事顯舒拜侍御史至荊州刺史震五子長子牧

富波相富波縣屬汝南郡牧孫奇靈帝時為侍中帝嘗從容

問奇曰朕何如桓帝對曰陛下之於桓帝亦猶虞舜

比德唐堯帝不悅曰卿強項真楊震子孫強項言不低屈也光

武謂董宜為強項令也死後必復致大鳥矣出為汝南太守帝

崩後復入為侍中衛尉從獻帝西遷有功勤及李儼

脅帝歸其營奇與黃門侍郎鍾繇誘儼部曲將宋曄

楊昂令反儼儼由此孤弱帝乃得東魏志曰繇為黃門侍郎儼脅天

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長安繇有力焉後徙都許追封奇子亮

為陽成亭侯亮舊宅在閩鄉縣西南震少子奉奉子敷篤志博

聞議者以為能世其家敷早卒子衆亦傳先業以謁

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還夜走

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太陽縣屬河東郡建

安二年追前功封務亭侯郡國志桃林縣有務鄉音莫老反震中子

秉

秉字叔節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常隱居

教授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頻出為豫荆

徐兗四州刺史遷任城相自為刺史二千石計日受

奉餘祿不入私門故吏齎錢百萬遺之閉門不受以

廉潔稱桓帝即位以明尚書徵入勸講勸講猶拜太

中大夫左中郎將遷侍中尚書帝時微行私過幸河

南尹梁胤府舍胤梁冀子也是日大風拔樹晝昏秉因上

疏諫曰臣聞瑞由德至灾應事生傳曰禍福無門唯

人所召左傳閔子騫之詞天不言語以灾異譴告是以孔子

迅雷風烈必有變動詩云敬天之威不敢驅馳詩曰大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王者至尊出入有常警

蹕而行靜室而止蹕止行人也靜室謂先使清宮自

非郊廟之事則鑿旗不駕漢官儀曰漢有靜室令也故詩

稱自郊徂宮詩大雅雲漢之也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

也萃卦詞也假音格諸侯如臣之家春秋尚列其誠左傳

公如崔杼之家况以先王法服而私出槃游法服謂天子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降亂尊卑等威無序等威謂天子服

火粉米黼黻十二章侍衛守空宮絃璽委女妾設有

非常之變任章之謀前書曰代郡太守任宣坐謀反

界中夜玄服入廟居廊間執戟立於上負先帝下悔

靡及臣弈世受恩重也得備納言納言尚書又以薄學充

在講勸特蒙哀識見照日月恩重命輕義使士死敢

憚摧折略陳其愚帝不納秉以病乞退出為右扶風

太尉黃瓊惜其去朝廷上秉勸講帷幄不宜外遷留

拜光祿大夫是時大將軍梁冀用權秉稱病六年冀

誅後乃拜太僕遷太常延熹三年白馬令李雲以諫

受罪秉爭之不能得坐免官歸田里謝承書曰秉免



至貧窶并日而食任城故孝廉景慮齎其年冬復徵

拜河南尹先是中常侍單超弟匡為濟陰太守以臧

罪為刺史第五種所劾窘急乃賂客任方刺兗州從

事衛羽事已見種傳及捕得方囚繫洛陽匡慮秉當

窮竟其事密令方等得突獄亡走尚書召秉詰責秉

對曰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左傳曰邾庶其以漆

盜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恐別有所據也方等無狀釁由單匡刺執法之

吏害奉公之臣復令得逃竄寬縱罪身元惡大憝終

為國害乞檻車徵匡考覈其事則姦慝蹤緒必可立

得而秉竟坐輸作左校以久旱赦出會日食太山太

守皇甫規等訟秉忠正不宜久抑不用有詔公車徵

秉及處士韋著二人各稱疾不至有司並劾秉著大

不敬請下所屬正其罪尚書令周景與尚書邊韶議

奏秉儒學侍講常在謙虛著隱居行義以退讓為節

俱徵不至誠違側席之望然逶迤退食足抑苟進之

風詩國風羔羊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退食謂減膳也從於公謂正直順於事也委蛇委曲自得之貌

也貌夫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子堯時許由禹時伯成子高湯時務光等

聖朝弘養宜用優游之禮可告在所屬文○劉攽曰案

喻以朝廷恩意如遂不至詳議其罰於是重徵乃到

拜太常五年冬代劉矩為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

及子弟為官任謂保任布滿天下競為貪淫朝野嗟怨秉

與司空周景上言內外吏職多非其人自頃所徵皆

特拜不試致盜竊縱恣怨訟紛錯舊典中臣子弟不

得居位秉執而今枝葉賓客布列職署或年少庸人

典據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可遵用舊章退貪殘

塞灾謗請下司隸校尉中二千石城門五營校尉北

軍中候各實覈所部應當斥罷自以狀言三府廉察

有遺漏續上帝從之於是秉條奏牧守以下匈奴中

郎將燕瑗青州刺史羊亮遼東太守孫誼等五十餘

人或死或免天下莫不肅然時郡國計吏多留拜為

郎秉上言三署見郎七百餘人三署郎解見安帝紀帑臧空虛

浮食者衆而不良守相欲因國為池澆濯釁穢宜絕

橫拜以塞覬覦之端左傳曰下無覬覦杜預注曰無冀望上位自此終桓

帝世計吏無復留拜者七年南巡園陵特詔秉從南

陽太守張彪與帝微時有舊恩以車駕當至因傍發

調多以入私秉聞之下書責讓荊州刺史以狀副言

公府南陽郡荆州所部也及行至南陽左右並通姦利詔書多

所除拜秉復上疏諫曰臣聞先王建國順天制官尚書

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  
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明王奉順

此道建太微積星名爲郎位五史記天官書曰太微宮

蔚積聚也郎入奉宿衛出牧百姓臯陶誠虞在於官人

尚書臯陶誠舜曰頃者道路拜除恩加豎隸爵以貨

成化由此敗所以俗夫巷議白駒遠逝孔子曰天下

議詩小雅曰皎皎白駒食我場苗所謂伊人於穆穆

清朝遠近莫觀宜割不忍之恩以斷求欲之路於是

詔除乃止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

罪暴虐一州明年秉劾奏參檻車徵詣廷尉參惶恐

道自殺謝承書曰秉奏參取受罪臧累億牂牁男子

家八人沒入廬宅又與同郡諸生李元之官共飲酒

醉飽之後戲故相犯誣言有淫慝之罪應時極殺以

持以謝一勢州又曰京兆尹袁逢於長安客舍中得參

重車三百餘乘紀秉因奏覽及中常侍具瑗曰臣案  
國舊典宦豎之官本在給使省闈司昏守夜而今猥

受過寵執政操權其阿諛取容者則因公褻舉以報

私惠有忤逆於心者必求事中傷肆其凶忿居法王

公富擬國家飲食極肴饍僕妾盈紈素雖季氏專魯

穰侯擅秦何以尚茲季氏魯卿世專魯政孔子曰季

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為秦案中常侍侯覽弟參

貪殘元惡自取禍滅覽固知釁重必有自疑之意臣

愚以為不宜復見親近昔懿公刑邴歆之父奪閭職

之妻而使二人參乘卒有竹中之難春秋書之以為

至戒左傳曰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

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歆以扑扶職職

怒歆曰人奪汝妻而不怒一扶汝庸何傷職曰與則

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也蓋鄭詹來而國亂四

後敗四也以此觀之容可近乎覽宜急屏斥投畀有

虎界與也詩小雅曰取彼譜人投界豺虎○劉若斯

之人非恩所宥請免官送歸本郡書奏尚書召對秉

掾屬曰召秉掾屬問之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經典漢制有

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

惡公羊傳曰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士吉射曷為此逐君側之惡人也傳曰除君之

惡唯力是視左傳曰晉寺人披言也鄧通懈慢申屠嘉召通詰

責文帝從而請之前書鄧通文帝幸臣為太中大夫居上傍怠慢丞相申屠嘉罷朝坐

府中召通至不為禮責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

斬通頓首盡出血上使使持節召通而謝丞相此

吾弄臣君釋之漢世故事三公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

帝不得已竟免覽官而削瑗國每朝廷有得失輒盡

忠規諫多見納用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

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

也八年薨時年七十四賜塋陪陵子賜

賜字伯獻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常退居隱約教授門  
 徒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好也出  
 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  
 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越騎校尉建寧初靈帝當受  
 學詔太傅三公選通尚書桓君章句宿有重名者三  
 公舉賜乃侍講於華光殿中洛陽宮殿名曰華光殿在崇光殿北遷少  
 府光祿勳熹平元年青蛇見御坐帝以問賜賜上封  
 事曰臣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灾休徵則五福應也休美也徵  
驗也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命四曰咎徵則六極至也六  
康寧四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並見尚書 夫善不妄來灾不  
 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  
 以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以此而觀天之與人豈不  
 符哉尚書曰天齊乎人假我一日是其明徵也我謂君也

尚天意欲假作齊人必假於君也今夫皇極不建則有

蛇龍之孽洪範五行傳曰皇大也極中也建立也孽

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也虺蛇穴居陰類也故

春秋兩蛇鬪於鄭門昭公殆以女敗初鄭厲公劫相曰

祭仲而立昭公既立內蛇與外蛇鬪鄭南門中內蛇出奔

是時傅瑕之象也鄭欲內厲公故內蛇死者昭公將敗

舉賢崇德以厲羣臣觀察左右以省姦謀則內變不

得生外謀無由起矣昭公不覺果殺於傅瑕二子變死

而厲公入此其効也詩云惟虺惟蛇康王一朝晏起

關雎見幾而作前書曰佩玉晏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

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夫女謁行則讒夫昌讒夫昌

則苞苴通故殷湯以之自戒終濟亢旱之灾說苑曰

桀後大旱七年洛川竭使人持三足鼎祝於山川曰

女謁行邪何天大雨之惟陛下思乾剛之道別內外之



宜崇帝乙之制受元吉之祉易卦六五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也抑

皇甫之權割豔妻之愛豔妻周幽王后褒姒也皇甫

而居位也詩云皇甫則蛇變可消積祥立應殷戊宋

景其事甚明殷王太戊時桑穀共生於朝修德而桑

史記二年代唐珍為司空以灾異免復拜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五年代袁隗為司徒是時朝廷爵授多

不以次而帝好微行遊幸外苑賜復上疏曰臣聞天

生蒸民不能自理蒸衆也故立君長使司牧之司主也

是以唐虞兢兢業業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尚書皋陶

周文日昃不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明慎庶官俊乂

在職三載考績尚書曰三載考績幽明也以觀厥成而今所序

用無他德有形執者旬日累遷守真之徒歷載不轉

勞逸無別善惡同流北山之詩所為訓作詩小雅曰

言採其不祀偕偕士子朝女從又聞數微行出幸苑囿

觀鷹犬之執極槃遊之荒槃樂也詩云槃于遊田書曰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政事日墮許規大化陵遲陛下不顧二祖之勤止二

高祖光武也詩追慕五宗之美蹤文宣帝太宗武帝世

顯宗章帝而欲以望太平是由曲表而欲直景卻行

而求及前人也孫韓詩外傳曰夫明鏡所以照形也

往古所以知今也夫知惡往古之惡積其所以安存則

無以異乎欲行而宜絕慢傲之戲念官人之重割用

板之恩慎貫魚之次板謂詔書也易剝卦曰貫魚以

之有次無令醜女有四殆之歎劉向列女傳曰鍾離

齊宣王之正后也其為人也極醜無雙白頭深目長

壯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腰凸胸皮膚若漆年

今王之國西有衡秦之患南有強楚之讎外有二國

萬人罷極此二殆也賢者伏匿於山林詔諛被強於

左諸侯之禮內不飲酒沈酒以夜繼晝外不遐邇有憤

怨之聲臣受恩偏特忝任師傅不敢自同凡臣括囊

避咎括囊無咎無譽謹自手書密上後坐辟黨人免

復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有虹蜺晝降於嘉德殿前

洛陽記殿在九龍門內郭景純注爾雅曰蜺帝惡之引

賜及議郎蔡邕等入金商門崇德署戴延之西征記

金商門使中常侍曹節王甫問以祥異禍福所在賜仰

天而歎謂節等曰吾每讀張禹傳未嘗不憤恚歎息

不能竭忠盡情極言其要而反留意少子乞還女婿

張禹成帝時為丞相以節傅恩禹每疾輒以起居聞

車駕日臨問之拜禹牀下禹頓首謝恩言老臣有

父子私情思與女相近上即張掖太守蕭咸妻不勝

方斬馬劍以理之固其宜也朱雲字游張禹以帝師

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不能匡主臣願得尚方斬馬劍斲佞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尚方少府之屬官也作供御器物吾以微薄之故有斬馬劍利可以斬馬也並見前書

學充先師之末累世見寵無以報國猥當大問死而

後已乃書對曰臣聞之經傳或得神以昌或得神以

亡左傳曰有神降于莘周內史過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

神以興亦有以亡國語曰昔夏之興也禱祝融降於崇山其亡也回祿信於黔遂商之興也禱祝融降於崇

於岐山其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鷲鳴國家休明則鑒

其德邪辟昏亂則視其禍今殿前之氣應為虹蜺皆

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詩人所謂蝮螫者也韓詩序曰

女也蝮螫在東莫之敢指詩人言蝮螫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

指蝮音董帝於中孚經曰蜺之比無德以色親易稽覽

經之文也比類也鄭玄注曰蜺邪氣也陰無德以好色得親幸於陽也方今內多嬖倖

外任小臣上下並怨誼譁盈路是以災異屢見前後

丁寧今復投蜺可謂孰矣也孰成案春秋讖曰天投蜺

天下怨海內亂度春秋演孔圖曰覓者斗之亂精也失

加四百之期亦復垂及漢終于四百年昔虹貫牛山

管仲諫桓公無近妃宮春秋文曜鉤曰白虹貫牛山

權齊侯大懼退去色黨更立賢輔使后出望上牛山

四面聽之以厭神宋均注曰山君位也虹蜺陰氣也

陰氣貫之君惑於妻黨之象也望謂易曰天垂象見

吉凶聖人則之則上繫之詞今妾媵嬖人閹尹之徒共

專國朝欺罔日月又鴻都門下招會羣小造作賦說

以蟲篆小技見寵於時法言曰賦者童子雕如驩兜

共工更相薦說尚書驩兜曰都旬月之間並各拔擢

樂松處常伯任芝居納言郗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

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  
猷畝口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棄捐溝壑不見

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楚詞曰冠履兮雜處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也

從小人之邪意順無知之私欲不念板蕩之作虺蜴

之誠詩大雅序曰板凡伯刺厲王也其詩曰上帝板蕩蕩上帝下人卒瘁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其詩曰

蜴蝮蠖也虺蜴之性見人則走哀哉今之人何為如

是傷時殆哉之危莫過於今無鹽女之幸賴皇天垂

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

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修身唯陛下慎

經典之誠圖變復之道謂變改而斥遠佞巧之臣速

徵鶴鳴之士內親張仲外任山甫詩曰張仲孝友又

甫補之皆周斷絕尺一抑止槃游留思庶政無敢怠

違冀上天還威衆變可彌老臣過受師傅之任數蒙

寵異之恩豈敢愛惜垂沒之年而不盡其悽悽之心

哉悽悽猶勤勤也音力侯反書奏甚忤曹節等蔡邕坐直對抵罪

徙朔方賜以師傅之恩故得免咎其冬行辟雍禮引

賜為三老復拜少府光祿勳代劉郃為司徒帝欲造

畢圭靈琨苑賜復上疏諫曰竊聞使者並出規度城

南人田欲以為苑昔先王造園裁足以修三驅之禮

薪萊芻牧皆悉往焉先帝之制左開鴻池右作上林

鴻池在洛陽東上林在西不奢不約以合禮中今猥規郊城之地

以為苑園壤沃衍杜預注左傳曰衍沃平美之地也廢田園驅居人

畜禽獸殆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書曰若保赤子唯人其康又也今

城外之苑已有五六顯陽苑洛陽宮殿名有平樂苑

上林苑桓帝延熹元年置鴻德苑也可以逞情意順四節也逞快也四

夏苗秋獮冬狩也宜惟夏禹卑宮孔子曰禹惡衣太宗露臺

之意文帝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帝曰百金中

也以為尉下民之勞書奏帝欲止以問侍中任芝中常

侍樂松松等曰昔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爲小齊宣五

里人以爲大孟子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猶以爲小寡人之囿方四十里人猶

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與人同之人以爲小不亦宜乎此云文王

百里齊宣五里今與百姓共之無害於政也帝悅遂

令築苑四年賜以病罷居無何拜太常詔賜御府衣

一襲衣單複具曰襲自所服冠幘綬玉壺革帶金錯鈎佩金錯

以金間錯其文五年冬復拜太尉中平元年黃巾賊起賜被

召會議詣省閣切諫忤旨因以寇賊免先是黃巾帥

張角等執左道稱大賢以誑耀百姓天下繯負歸之

賜時在司徒召掾劉陶告曰張角等遭赦不悔而稍

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討恐更騷擾速成其患且欲

切勅刺史二千石簡別流人各護歸本郡以孤弱其

黨然後誅其渠帥可不勞而定何如陶對曰此孫子



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廟勝之術也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

未戰而廟勝得算少也賜遂上書言之會去位事留中謂所論事留在

禁中之未後帝徙南宮閱錄故事得賜所上張角奏及

前侍講注籍籍注之乃感悟下詔封賜臨晉侯邑千

五百戶臨晉縣屬馮翊故城在今同州朝邑縣西南初賜與太尉劉寬司

空張濟濟字元江細陽人濟張輔曾孫並入侍講自以不宜獨受封

賞上書願分戶邑於寬濟帝嘉歎復封寬及濟子拜

賜尚書令數日出為廷尉賜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臯陶不與焉蓋吝之也吝恥也殷盛也尚書

曰伯夷降典折人惟刑禹平水土山川稷降播種農植嘉穀三后成功惟殷於人言臯陶不預其數

者蓋遂固辭以特進就第二年九月復代張温為司

空其月薨天子素服三日不臨朝贈東園梓器祿服

賜錢三百萬布五百疋策曰故司空臨晉侯賜華嶽

所挺九德純備挺生也九德即三葉宰相輔國以忠

朕昔初載授道帷幄詩大雅曰文王初載遂階成勳

以陟大猷師範之功昭于內外庶官之務勞亦勤止

七在卿校殊位特進五登衮職彌難又寧雖受茅土

未答厥勳哲人其萎將誰諮度朕甚懼焉禮記曰孔子負手曳

使左中郎將郭儀持節追位特進前書張禹為丞相

空驃騎將軍印綬及葬又使侍御史持節送喪蘭臺

令史十人發羽林騎輕車介士續漢書輕車古之戰

屬司空法駕送至舊塋續漢志三公列侯車倚鹿伏

旂降龍騎吏四人皆帶劍持檠戟為前列三百石長

導從置門下五吏賊曹功曹皆帶劍車道主簿主記

後漢書卷八十四列傳

七一中華書局聚

兩車為從也。○劉敞曰：注案後漢志文此不合有三

百石長四字。又云：賊曹督盜賊功曹皆帶劍三車導

此文少督盜賊三字。又少一功曹一字。又誤導字也。蓋門

下五吏賊曹一督盜賊一功曹一主簿一主記一凡

也。五車公卿已下會葬諡文烈侯及小祥又會焉。子彪

嗣。禮菴而小祥又菴而大祥。鄭玄注云：祥吉也。言其漸即吉也。

彪字文先，少傳家學。初舉孝廉，州舉茂才，辟公府。皆

不應。熹平中以博習舊聞，公車徵拜議郎。與馬日碑

盧植、蔡邕等著，作東觀。遷侍中、京兆尹、光和中黃門令、王甫使

門生於郡界辜權官財物七千餘萬。華嶠書曰：甫使

帝紀見靈。彪發其姦言之，司隸司隸校尉楊球因此奏

誅甫。天下莫不愜心。徵還為侍中，五官中郎將，遷潁

川、南陽太守，復拜侍中。三遷永樂少府、太僕、衛尉。中  
平六年，代董卓為司空。其冬代黃琬為司徒。明年關  
東兵起，董卓懼欲遷都，以違其難也。乃大會公卿

議曰高祖都關中十有一世光武宮洛陽於今亦十

世矣案石包讖宜徙都長安以應天人之意百官無

敢言者彪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盤庚五遷殷民

胥怨盤庚殷王之名也胥相也遷都於亳殷人相與

五并遷也昔關中遭王莽變亂宮室焚燒民庶塗炭百

不一在光武受命更都洛邑今天下無虞虞度也言

捐宗廟棄園陵恐百姓驚動必有麋沸之亂如麋沸也

饒故秦得并吞六國且隴右材木自出致之甚易又

杜陵南山下有武帝故瓦陶竈數千所并功營之可

使一朝而辦百姓何足與議若有前却我以大兵驅

之可令詣滄海言不敢避彪曰天下動之至易安之

甚難惟明公慮焉卓作色曰公欲沮國計邪沮止也太

尉黃琬曰此國之大事楊公之言得無可思卓不答

司空荀爽見卓意壯恐害彪等因從容言曰相國豈

樂此邪山東兵起非一日可禁故當遷以圖之此秦

漢之執也卓意小解爽私謂彪曰諸君堅爭不止禍

必有歸故吾不爲也議罷卓使司隸校尉宣播以灾

異奏免琬彪等詣闕謝即拜光祿大夫十餘日遷大

鴻臚從入關轉少府太常以病免復爲京兆尹光祿

勳再遷光祿大夫三年秋代淳于嘉爲司空以地震

免復拜太常興平元年代朱儁爲太尉錄尚書事及

李傕郭汜之亂彪盡節衛主崎嶇危難之間幾不免

於害語在董卓傳及車駕還洛陽復守尚書令建安

元年從東都許時天子新遷大會公卿兗州刺史曹

操上殿見彪色不悅恐於此圖之未得讎設託疾如

廁因出還營彪以疾罷時袁術僭亂操託彪與術婚

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獻帝春秋曰操刑之不濫

君之明也楊彪獲罪懼者甚衆○劉歆曰案此注當在見操曰下又當云融見操曰云云少融見曰三字

將作大匠孔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

清德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左傳曰康

弟不恭不相及也况以袁氏歸罪楊公易稱積善餘

慶徒欺人耳易文言曰積善慶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

假使成王殺邵公周公可得言不知邪今天下纓綬

搢紳說文曰纓冠索也鄭玄注禮記曰綬冠飾也紳帶也搢插也插笏於紳也或作縉者淺赤言帶

之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

厝枉致之雍熙也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

體左傳曰季文子謂晉韓穿曰四方諸侯誰不解體杜預注曰言不復肅敬也孔融魯國

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不復朝矣融則還為魯國

一男子不復操不得已遂理出彪四年復拜太常十

年免十一年諸以恩澤為侯者皆奪封彪父賜以師

彪見漢祚將終遂稱脚攣不復行積十年後子修為

曹操所殺操見彪問曰公何瘦之甚對曰愧無日磾

先見之明猶懷老牛舐犢之愛前書曰金日磾子二

兒其後弄兒壯大不謹自殿下與宮人操為之改容

修字德祖好學有俊才為丞相曹操主簿典略曰修

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時軍國多事

用事曹氏及操自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

守之又難為功護軍不知進止何依操於是出教唯

曰雞肋而已外曹莫能曉修獨曰夫雞肋食之則無

所得弃之則如可惜公歸計決矣乃令外白稍嚴操

於此迴師修之幾決多有此類修又常出行籌操有

問外事乃逆為答記勅守舍兒若有令出依次通之

既而果然如是者三操怪其速使廉之知狀廉察於

此忌修且以袁術之甥慮為後患遂因事殺之續漢書曰

人有白修與臨淄侯曹植飲醉共載從司馬門出謗

訕鄢陵侯章太祖聞之大怒故遂收殺之時年四十

矣修所著賦頌碑讚詩哀辭表記書凡十五篇及魏

文帝受禪欲以彪為太尉先遣吏示旨彪辭曰彪備

漢三公遭世傾亂不能有所補益耄年被病豈可贊

惟新之朝遂固辭乃授光祿大夫賜几杖衣袍續漢書曰

魏文帝詔曰先王制几杖之賜所以賓禮黃耆太尉

楊彪乃祖以來世著名績其賜公延年杖延請之日

便使杖入也因朝會引見令彪著布單衣鹿皮冠杖而入  
待以賓客之禮年八十四黃初六年卒于家自震至  
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與袁氏俱為東京名族云華





後漢書卷八十四

後

漢

書

卷八十四

列傳

三

中華書局聚

文苑書卷八十四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楊震傳八世祖喜高祖敞○何焯曰前書楊敞不云是喜之後

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曰至帝不省一段○日知錄曰此乃安帝時事而張皓傳以爲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收騰繫考皓上疏諫帝悟減騰死罪一等又以爲順帝事豈有兩趙騰耶

於是柴門絕賓客○諸本同臣會汾按全書及他史言杜門絕賓客杜門謝客杜門稱疾者甚衆此柴字疑杜字之誤

行至城西夕陽亭○夕宋本作兀臣會汾按種暘傳亦有夕陽亭從監本是

楊震子秉唯人所召注閔子騫之詞○何焯曰注誤以閔子馬爲子騫此傳寫致然文選注中亦如之春秋不誅黎比而魯多盜注臣賢案黎比莒國之君

恐別有所據也○臣會汾按左傳文公十八年莒  
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季文子曰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奸兆也但杜氏注不言莒僕名黎比又  
與此文不相當

楊震孫賜並入侍講○宋本作俱入侍中講入侍下  
不得再加中字宋本不可從

楊震曾孫彪司隸校尉楊球○楊應作陽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日收錄曰吳以安帝初年而西和帝與  
○日收錄曰吳以安帝初年而西和帝與  
○日收錄曰吳以安帝初年而西和帝與  
○日收錄曰吳以安帝初年而西和帝與

後漢書卷八十四考證

後漢書卷八十五

宋宗宣城太宣子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章帝八王傳第四十五

孝章皇帝八子宋貴人生清河孝王慶梁貴人生和帝申貴人生濟北惠王壽河間孝王開四王不載母氏

千乘貞王伉傳

千乘貞王伉建初四年封和帝即位以伉長兄甚見尊禮立十五年薨子寵嗣一名伏胡永元七年改國名樂安立二十八年薨是為夷王父子薨于京師皆葬洛陽子鴻嗣安帝崩始就國鴻生質帝質帝立梁太后下詔以樂安國土卑溼租委鮮薄改鴻封勃海

王委謂委輸也立二十六年薨是為孝王無子太后立桓

帝弟蠡吾侯惲為勃海王奉鴻祀惲蠡吾侯翼子河間王開孫也延

熹八年惲謀為不道有司請廢之帝不忍乃貶為廢

陶王食一縣惲後因中常侍王甫求復國許謝錢五

千萬帝臨崩遺詔復為勃海王惲知非甫功不肯還

謝錢甫怒陰求其過初迎立靈帝道路流言惲恨不

得立欲鈔徵書而中常侍鄭颯音立中黃門董騰並任

俠通剽輕數與惲交通颯疾也王甫伺察以為有姦密

告司隸校尉段熹平元年遂收颯送北寺獄北寺獄名

屬黃門署前書音義曰即若盧獄也使尚書令廉忠誣奏颯等謀迎立

惲大逆不道遂詔冀州刺史收惲考實又遣大鴻臚

持節與宗正廷尉之勃海追責惲惲自殺妃妾十一

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獄中傅相以下

以輔導王不忠悉伏誅惺立二十五年國除衆庶莫不憐之

平春悼王全傳

平春悼王全

續漢志平春縣屬江夏郡也

以建初四年封其年薨

葬於京師無子國除

清河孝王慶傳

清河孝王慶母宋貴人貴人宋昌八世孫扶風平陵

人也

昌文帝時爲中尉以代邸功封壯武侯

父楊以恭孝稱於鄉閭不

應州郡之命楊姑卽明德馬后之外祖母也馬后聞

楊二女皆有才色迎而訓之永平末選入太子宮甚

有寵肅宗卽位並爲貴人建初三年大貴人生慶明

年立爲皇太子徵楊爲議郎褒賜甚渥貴人長於人

事供奉長樂宮身執饋饌太后憐之太后崩後竇皇



后寵盛以貴人姊妹並幸慶為太子心內惡之與母

比陽主謀陷宋氏比陽主東海王疆女外令兄弟求其織過內

使御者偵伺得失偵候也音丑政反廣雅曰偵問也後於掖庭門邀

遮得貴人書云病思生菟令家求之因誣言欲作蠱

道祝詛以菟為厭勝之術日夜毀譖貴人母子遂漸

見疏慶出居承祿觀數月竇后諷掖庭令誣奏前事

請加驗實七年帝遂廢太子慶而立皇太子肇肇梁

貴人子也乃下詔曰皇太子有失惑無常之性爰自

孩乳至今益章恐襲其母凶惡之風不可以奉宗廟

為天下主大義滅親况降退乎左傳衛石碻殺其子厚君子曰石碻純臣

也惡州吁而厚預焉大今廢慶為清河王皇子肇保

育皇后承訓懷衽導達善性將成其器蓋庶子慈母

尚有終身之恩儀禮喪服曰慈母如母謂妾子之無母父命妾養之故曰慈母如母者貴

命也父之豈若嫡后事正義明哉今以肇為皇太子遂出

貴人姊妹置丙舍使小黄門蔡倫考實之皆承諷旨

傳致其事傳曰乃載送暴室二貴人同時飲藥自殺

續漢志曰暴室署名主中婦人疾病也帝猶傷之勅掖庭令葬於樊濯

聚在洛陽城北也於是免楊歸本郡郡縣因事復捕繫之楊

友人前懷令山陽張峻左馮翊沛國劉均等奔走解

釋得以免罪楊失志憔悴卒于家慶時雖幼而知避

嫌畏禍言不敢及宋氏帝更憐之勅皇后令衣服與

太子齊等太子特親愛慶入則共室出則同輿及太

子即位是為和帝待慶尤渥諸王莫得為比常共議

私事後慶以長別居丙舍永元四年帝移幸北宮章

德殿講於白虎觀慶得入省宿止帝將誅竇氏欲得

外戚傳前書外戚傳也懼左右不敢使乃令慶私從千乘王

求夜獨內之又令慶傳語中常侍鄭衆求索故事謂文

帝誅薄昭武帝及大將軍竇憲誅慶出居邸賜奴婢

三百人輿馬錢帛帷帳珍寶玩好充仞其第又賜中

傅以下至左右錢帛各有差前書音義曰慶多被病

或時不安帝朝夕問訊進膳藥所以垂意甚備慶小

心恭孝自以廢黜尤畏事慎法每朝謁陵廟常夜分

嚴裝衣冠待明分半也約勅官屬不得與諸王車騎競

驅常以貴人葬禮有闕每竊感恨至四節伏臘輒祭

於私室竇氏誅後始使乳母於城北遙祠及竇太后

崩慶求上冢致哀帝許之詔太官四時給祭具慶垂

涕曰生雖不獲供養終得奉祭祀私願足矣欲求作

祠堂恐有自同恭懷梁后之嫌遂不敢言恭懷梁后

貴人常泣向左右以爲沒齒之恨沒終齒也後上言外祖

母王年老遭憂病下土無醫藥願乞詣洛陽療疾於是詔宋氏悉歸京師除慶舅衍俊蓋暹等皆為郎子五年有司以日食陰盛奏遣諸王侯就國詔曰甲子之異責由一人諸王幼稚早離顧復弱冠相育詩曰小雅曰

父今生我母今鞠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常有蓼莪凱風之哀詩小雅曰

匪我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國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選懦之恩

知非國典且復須留選懦仁充反東觀記須留作宿留

至冬從祠章陵詔假諸王羽林騎各四十人後中傅

衛訢私為臧盜千餘萬詔使案理之并責慶不舉之

狀慶曰訢以師傅之尊選自聖朝臣愚唯知言從事

聽不甚有所糾察帝嘉其對悉以訢臧財賜慶及帝

崩慶號泣前殿嘔血數升因以發病明年諸王就國

鄧太后特聽清河王置中尉內史賜什物皆取乘輿

上御以宋衍等並為清河中大夫續漢書曰中大夫秩六百石無員掌

奉王使至京師慶到國下令寡人生於深宮長於朝廷魯哀公與

孔子言曰寡人生于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事見孫卿子也○劉敞曰正文到國下令寡人案文少一

字曰仰恃明主垂拱受成垂拱言無為也尚既以薄祐

早離顧復屬遭大憂屬近悲懷感傷蒙恩大國職惟

藩輔新去京師憂心煢煢夙夜屏營未知所立煢煢孤特

也屏營也蓋聞智不獨理必須明賢今官屬並居爵任

失得是均庶望上遵策戒下免悔咎其糾督非枉明

察典禁無令孤獲怠慢之罪焉鄧太后以殤帝襁抱

遠慮不虞襁以繒帛為之即今之繒音必衡反留慶長子祐與嫡

母耿姬居清河邸至秋帝崩立祐為嗣是為安帝太

后使中黃門送耿姬歸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小

娥姊字大娥犍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

官二娥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喜  
辭賦和帝賜諸王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  
傅母以求之及後幸愛極盛姬妾莫比姊妹皆卒葬  
於京師慶立凡二十五年乃歸國其年病篤謂宋衍  
等曰清河埤薄埤音婢欲乞骸骨於貴人冢傍下棺而

已朝廷大恩猶當應有祠室庶母子并食魂靈有所

依庇死復何恨乃上書太后曰臣國土下溼願乞骸

骨下從貴人於樊濯雖歿且不朽矣及今口目尚能

言視冒昧干請命在呼吸願蒙哀憐遂薨年二十九

遣司空持節與宗正奉弔祭又使長樂謁者僕射中

謁者二人副護喪事賜龍旂九旒虎賁百人儀比東

海恭王旂有九旒天子制也恭王疆葬贈以太后使

掖庭丞送左姬喪與王合葬廣丘子愍王虎威嗣永

初元年太后封宋衍為盛鄉侯分清河為二國封慶

少子常保為廣川王子女十一人皆為鄉公主食邑

奉明年常保薨無子國除虎威立三年薨亦無子鄧

太后復立樂安王寵子延平為清河王是為恭王龍

千乘王太后崩有司上言清河孝王至德淳懿載育

明聖承天奉祚為郊廟主漢興高皇帝尊父為太上

皇宣帝號父為皇考宣帝父諱進武帝時號史皇孫

立廟序昭穆置園邑太宗之義舊章不忘太宗謂繼

季桓子曰舊宜上尊號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孝德

后孝德皇母宋貴人追諡曰敬隱后乃告祠高廟使

司徒持節與大鴻臚奉策書璽綬清河追上尊號又

遣中常侍奉太牢祠典護禮儀侍中劉珍等及宗室

列侯皆往會事尊陵曰甘陵廟曰昭廟置令丞設兵

車周衛比章陵皇考南頓君陵復以廣川益清河國尊耿姬

為甘陵大貴人又封女弟侍男為涅陽長公主別得

為舞陰長公主久長為濮陽長公主直得為平氏長

公主餘七主並早卒故不及進爵追贈敬隱后女弟

小貴人印綬追封諡宋楊為當陽穆侯當陽今楊州也楊四

子皆為列侯食邑各五千戶宋氏為卿校侍中大夫

謁者郎吏十餘人孝德后異母弟次及達生二人諸

子九人皆為清河國郎中耿貴人者牟平侯舒之孫

也貴人兄寶襲封牟平侯帝以寶嫡舅寵遇甚渥位

至大將軍事已見耿舒傳立三十五年薨劉敞曰案文少延

平兩字子蒜嗣冲帝崩徵蒜詣京師將議為嗣會大將

軍梁冀與梁太后立質帝罷歸國蒜為人嚴重動止

有度朝臣太尉李固等莫不歸心焉初中常侍曹騰



謁蒜蒜不為禮宦者由此惡之及帝崩公卿皆正義立蒜而曹騰說梁冀不聽遂立桓帝語在李固傳蒜由此得罪建和元年甘陵人劉文與南郡妖賊劉鮪交通訛言清河王當統天下欲共立蒜事發覺文等遂劫清河相謝暲將至王宮司馬門帝紀謝作射曰蓋紀傳不同

當立王為天子暲為公暲不聽罵之文因刺殺暲於

是捕文鮪誅之有司因劾奏蒜坐貶爵為尉氏侯徙

桂陽自殺立三年國絕梁冀惡清河名明年乃改為

甘陵梁太后立安平孝王子經侯理為甘陵王安平王德

河間王開子奉孝德皇祀是為威王理立二十五年薨子

貞王定嗣定立四年薨子獻王忠嗣黃巾賊起忠為

國人所執既而釋之靈帝以親親故詔復忠國忠立

十三年薨嗣子為黃巾所害建安十一年以無後國

除

濟北惠王壽傳

濟北惠王壽母申貴人潁川人也世吏二千石貴人年十三入掖庭壽以永元二年封分太山郡爲國和帝遵肅宗故事兄弟皆留京師恩寵篤密有司請遣諸王歸藩不忍許之及帝崩乃就國永初元年鄧太后封壽舅申轉爲新亭侯壽立三十一年薨自永初已後戎狄叛亂國用不足始封王薨減賻錢爲千萬布萬匹嗣王薨五百萬布五千匹時唯壽最尊親特賻錢三千萬布三萬匹子節王登嗣永寧元年封登弟五人爲鄉侯皆別食太山邑登立十五年薨子哀王多嗣多立三年薨無子永和四年立戰鄉侯安國爲濟北王是爲釐王

釐音儻也

安國立十年薨子孝王次

嗣本初元年封次第猛為亭侯次九歲喪父至孝建  
 和元年梁太后下詔曰濟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  
 孝道父沒哀慟焦毀過禮草廬土席衰杖在身頭不  
 枇沐體生瘡腫諒闇已來二十八月自諸國有憂未  
 之聞也朝廷甚嘉焉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尚書盤庚之辭  
 也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為善也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詩大雅也類  
 善也永長也孝子之行無有匱善也今增次封五千戶廣  
 竭長賜與汝之族類教道天下增次封五千戶廣  
 其土宇以慰孝子惻隱之勞次立七年薨子鸞嗣鸞  
 薨子政嗣政薨無子建安十一年國除

河間孝王開傳

河間孝王開以永元二年封分樂成勃海涿郡為國  
 延平元年就國奉遵法度吏人敬之永寧元年鄧太  
 后封開子翼為平原王奉懷王勝祀勝和帝子子德為安

平王奉樂成王黨祀子也開立四十二年薨子惠

王政嗣政傲狠不奉法憲順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

有彊能稱故擢為河間相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

踞殿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時立也問王所在虎賁

曰是非王邪景曰王不服常人何別服案劉歆曰王不

字今相謁王豈謁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景然後拜

出住宮門外請王傅責之曰前發京師陛下見受詔

以王不恭使相檢督諸君空受爵祿而無訓導之義

因奏治罪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姦人上案

其罪音市上奏上也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

政遂為改節悔過自修陽嘉元年封政第十三人皆

為亭侯政立十年薨子貞王建嗣建立十年薨子安

王利嗣利立二十八年薨子陔嗣陔立四十一年魏

受禪以為崇德侯蠡吾侯翼元初六年鄧太后徵濟

北河間王諸子詣京師奇翼美儀容故以為平原懷

王後焉平原王得無子故立之也留在京師歲餘太后崩安帝乳

母王聖與中常侍江京等譖鄧騭兄弟及翼云與中

大夫趙王謀圖不軌闕覲神器懷大逆心神器喻帝位也老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貶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於是謝賓客

閉門自處永建五年父開上書願分蠡吾縣以封翼

順帝從之翼卒子志嗣為大將軍梁冀所立是為桓

帝梁太后詔追尊河間孝王為孝穆皇夫人趙氏曰

孝穆后廟曰清廟陵曰樂成陵蠡吾先侯曰孝崇皇

廟曰烈廟陵曰博陵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奉策書

璽綬祠以太牢建和二年更封帝兄都鄉侯碩為平

原王留博陵奉翼後尊翼夫人馬氏為孝崇博園貴

人以涿郡之良鄉故安河間之蠡吾三縣爲湯沐邑  
碩嗜酒多過失帝令馬貴人領王家事建安十一年  
國除解瀆亭侯淑以河間孝王子封淑卒子長嗣  
敬曰案紀長作萇他書亦然明此誤長卒子宏嗣爲大將軍竇武所立  
是爲靈帝建寧元年竇太后詔追尊皇祖淑爲孝元  
皇夫人夏氏曰孝元后陵曰敦陵廟曰靖廟皇考長  
爲孝仁皇夫人董氏爲慎園貴人陵曰慎陵廟曰奐  
廟皆置令丞使司徒持節之河間奉策書璽綬祠以  
太牢常以歲時遣中常侍持節之河間奉祠熹平三  
年使使拜河間安王利子康爲濟南王奉孝仁皇祀  
康薨子贇嗣建安十二年爲黃巾賊所害子開嗣立  
十三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城陽懷王淑傳

城陽懷王淑以永元二年分濟陰為國立五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濟陰

廣宗殤王萬歲傳

廣宗殤王萬歲以永元五年封分鉅鹿為國其年薨葬於京師無子國除還并鉅鹿

平原懷王勝傳

平原懷王勝和帝長子也不載母氏少有痼疾延平元年封立八年薨葬於京師無子鄧太后立樂安夷王寵子得為平原王奉勝後是為哀王得立六年薨無子永寧元年太后又立河間王開子都鄉侯翼為平原王嗣安帝廢之國除

論曰傳稱吳子夷昧甚德而度有吳國者必其子孫

夷昧吳君之名左傳屈狐庸謂趙文子曰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乎甚德而度德不失人度不失事有吳

國者必此君之子孫也杜預注云嗣君謂夷昧也章帝長者事從敦厚繼祀

漢室咸其苗裔古人之言信哉

贊曰章祚不已本枝流祉質惟伉孫安亦慶子河間

多福桓靈承祀濟北無驕皇恩寵饒平原抱瘡三王

薨朝平春王全廣宗王萬歲城振振子孫或秀或苗

振振仁厚貌也音之入反詩國風曰宜爾子孫振振

兮論語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苗謂早夭秀謂成長也

# 後漢書卷八十五



受其書者八十五元五年

除遺并錄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千乘貞王伉傳奉鴻祀○祀北宋本作嗣

清河孝王慶傳父楊○按楊北宋本作揚

太宗之義○何焯校本太改大

河間孝王開傳與中大夫趙王○王字疑當作玉鄧

太后紀有宮人趙玉

後漢書卷八十五考證

受其書者凡十五卷

本古法直書人讀王

河漢等任限朝與中大夫讀王。王午錄章於王

本表文。○河漢效本太短大

首河等王。夏朝父。○進爾。本本計

十。東真王。於朝。建。○河。張。本。計

受其書者凡十五卷

後漢書卷八十六

宋宣城太守范曄撰

唐章懷太子賢注

張王种陳列傳第四十六

張皓傳子綱

張皓字叔明犍為武陽人也六世祖良高帝時為太

子少傅封留侯皓少游學京師初永元中歸仕州郡

文○劉敞曰案辟大將軍鄧騭府五遷尚書僕射職事

八年出為彭城相明帝子彭城王恭之永寧元年徵拜廷尉

皓雖非法家而留心刑斷數與尚書辯正疑獄多以

詳當見從詳審而平當也時安帝廢皇太子為濟陰王皓與

太常桓焉太僕來歷廷爭之不能得事已具來歷傳

退而上疏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至令戾園興兵

終及禍難

趙人江充字次倩武帝時為直指繡衣劾

年老意多所惡因言乃左右皆為巫蠱上乃使充捕案

巫蠱既知上意太子乃言宮中有蠱氣遂掘蠱太子

宮得桐木人時上疾在甘泉宮太子懼不能自明收

充斬之發兵與丞相劉屈氂戰敗亡走湖自殺後太

子孫宣帝即位追諡太子曰戾園戾後壺關三老一言上

於湖置園邑奉祠故曰戾園

乃覺悟雖追前失悔之何逮逮及也太子死後壺關

子寃武帝感悟憐太子無辜乃族滅江充作思子宮

為歸來望思之臺於湖天下聞而悲之事見前書

今皇太子春秋方始十歲未見保傅九德之義尚書

陳九德曰寬而慄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疆而誼也宜簡賢輔

就成聖質書奏不省及順帝即位拜皓司空在事多

所薦達天下稱其推士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

朝政章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

誹謗當伏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

三王樹誹謗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主不罪芻蕘左

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騰等雖干上犯法所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

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

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減騰死罪一等餘皆司

寇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也輸作司寇因以名焉四年以陰陽不和策免

陽嘉元年復為廷尉其年卒官時年八十三遣使者

弔祭賜葬地於河南縣子綱

綱字文紀少明經學雖為公子而厲布衣之節舉孝

廉不就司徒高第辟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

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歎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

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退而上書曰詩曰不愆

不忘率由舊章詩大雅也愆過也率循也言成尋大

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觀其理為

易循易見但恭儉守節約身尚德而已中官常侍不

過兩人近倖賞賜裁滿數金惜費重人故家給人足

夷狄聞中國優富任信道德所以姦謀自消而和氣

感應而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富

之驕之而復害之非愛人重器承天順道者也器謂車服

也言無功小人不可以妄授也左傳曰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伏願陛下少留聖思

割損左右以奉天心書奏不省漢安元年選遣八使

徇行風俗皆耆儒知名多歷顯位周舉傳曰詔遣八使巡行風俗同時

俱拜天下號曰八俊刺史二千石有臧罪者驛馬入之墨綬已下便收其有清勤忠惠宜表異者狀聞入

使名見順帝紀唯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受命之部而綱獨

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前書京兆

督郵侯文之辭遂奏曰大將軍冀河南尹不疑蒙外戚之接

荷國厚恩以芻蕘之資居阿衡之任不能敷揚五教

翼讚日月而專為封豕長蛇肆其貪叨左傳申包胥曰吳為封豕

長蛇薦食上國也甘心好貨縱恣無底多樹詔諛以害忠良

誠天威所不赦大辟所宜加也謹條其無君之心十

五事斯皆臣子所切齒者也左傳曰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也前書鄒陽

謂蓋侯王信君曰太后佛鬱泣血切齒側目於貴臣矣書御京師震竦御進時

冀妹為皇后內寵方盛諸梁姻族滿朝帝雖知綱言

直終不忍用時廣陵賊張嬰等眾數萬人殺刺史二

千石寇亂楊徐間積十餘年朝廷不能討冀乃諷尚

書以綱為廣陵太守因欲以事中之前遣郡守率多

求兵馬綱獨請單車之職既到乃將吏卒十餘人徑

造嬰壘以慰安之求得與長老相見申示國恩嬰初

大驚既見綱誠信乃出拜謁綱延置上坐問所疾苦

乃譬之曰前後二千石多肆貪暴二千石謂太守也故致公

等懷憤相聚二千石信有罪矣然為之者又非義也



今主上仁聖欲以文德服叛故遣太守思以爵祿相  
榮不願以刑罰相加今誠轉禍爲福之時也若聞義  
不服天子赫然震怒荆揚充豫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若不料強弱非明也弃善取惡非智也去順效逆非  
忠也身絕血嗣非孝也凡祭皆用牲故曰血嗣背正從邪非直  
也見義不爲非勇也六者成敗之幾利害所從公其  
深計之嬰聞泣下曰荒裔愚人不能自通朝廷不堪  
侵枉遂復相聚偷生若魚遊釜中喘息須臾間耳今  
聞明府之言乃嬰等更生之晨也旣陷不義實恐投  
兵之日不免孥戮綱約之以天地誓之以日月嬰深  
感悟乃辭還營明日將所部萬餘人與妻子面縛歸  
降綱乃單車入嬰壘大會置酒爲樂散遣部衆任從  
所之親爲卜居宅相田疇相視也田疇並畔曰疇子弟欲爲吏者

皆引召之人情悅服南州晏然朝廷論功當封梁冀  
遏絕乃止天子嘉美徵欲擢用綱而嬰等上書乞留  
乃許之綱在郡一年年三十六卒百姓老幼相攜詣  
府赴哀者不可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  
皆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  
服行喪送到犍爲負土成墳詔曰故廣陵太守張綱  
大臣之苗剖符統務正身導下班宣德信降集劇賊  
張嬰萬人息干戈之役濟蒸庶之困未升顯爵不幸  
早卒嬰等縗杖若喪考妣朕甚愍焉拜綱子續爲郎  
中賜錢百萬

### 王龔傳

王龔字伯宗山陽高平人也世爲豪族初舉孝廉稍  
遷青州刺史劾奏貪濁二千石數人安帝嘉之徵拜

尚書建光元年擢爲司隸校尉明年遷汝南太守政  
崇溫和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  
蕃遂就吏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  
謝病去龔怒使除其錄功曹袁閔請見言曰聞之傳  
曰人臣不見察於君不敢立於朝蕃旣以賢見引不  
宜退以非禮龔改容謝曰是吾過也乃復厚遇待之  
由是後進知名之士莫不歸心焉閔字奉高數辭公  
府之命不脩異操而致名當時永建元年徵龔爲太  
僕轉太常四年遷司空以地震策免永和元年拜太  
尉在位恭慎自非公事不通州郡書記其所辟命皆  
海內長者龔深疾宦官專權志在匡正乃上書極言  
其狀請加放斥諸黃門恐懼各使賓客誣奏龔罪順  
帝命亟自實亟音反也前掾李固時爲大將軍梁商

從事中郎乃奏記於商曰今日聞下太尉王公勅令

自實未審其事深淺何如王公束脩厲節敦樂藝文

不求苟得不為苟行前書曰揚子雲曰蜀嚴湛冥不作苟見不為苟得但以

堅貞之操違俗失眾橫為讒佞所構毀眾人聞知莫

不歎慄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未有詰理訴冤之義

三公承助天子位象三台故曰承天象極哀帝時丞相王嘉有罪召詰廷尉詔獄主簿曰將相不對理陳

冤相踵以為故事君侯宜引決也 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

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

五二千石雜問音義云大獄重故以二千石五人同問之王公沈靜內明不可加

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

之節矣昔絳侯得罪袁盎解其過文帝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告

以為反諸公莫敢為言唯郎中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有力也 魏尚獲戾馮唐

訴其冤馮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長上與論將帥唐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坐長上與論將帥

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臣愚以為時君善之

列在書傳今將軍內倚至尊外典國柄言重信著指

撝無違宜加表救濟王公之艱難語曰善人在患飢

不及餐斯其時也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龔在位

五年以老病乞骸骨卒於家子暢

論曰張皓王龔稱為推士若其好通汲善明發升薦

仁人之情也夫士進則世收其器賢用則人獻其能

能獻既已厚其功器收亦理兼天下言賢人見用即

但有能即獻動必有功功多賞厚故言已厚其功其

有才器必被收用用則海內蒙福故曰理兼天下其

利甚博而人莫之先豈同折枝於長者以不為為難

乎以不為為難言不之難也謂進賢達士同折枝之

而易而不為之孟子謂齊宣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

能乎不為二於百姓者何非力不能是也王曰不

能乎王曰不能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

曰夫挾太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乎曰不可疆也為長者

折枝甚易而王之不為非不能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折姓乎劉熙注孟子曰昔柳下惠見抑於臧文柳下

展名禽字獲食邑於柳下諡曰惠臧文仲魯大夫姓

臧孫名禽長左傳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

六賢而使織蒲言文仲知柳下惠淳于長受稱于方進

成帝時定陵侯淳于長以太后姊子為然則立德者

以幽陋好遺顯登者以貴塗易引故晨門有抱關之

夫論語子路宿於石門晨夜開閉也史記侯嬴夷門抱

關者守門必抱柱下無朱文之軫也周宣王時為柱

下史朱文畫車為文也軫車後橫木也言貧賤之人

多被淪棄所以晨門之下必有抱關之賢柱下之微

永無朱文之轍也

暢字叔茂少以清實為稱無所交黨初舉孝廉辭病

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才四遷尚書令出為齊

相之齊王喜徵拜司隸校尉轉漁陽太守所在以嚴明

為稱坐事免官是時政事多歸尚書桓帝特詔三公

令高選庸能庸功也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

犯之色禮記曰介冑之士則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尋拜南陽

太守前後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多不稱職暢深疾

之下車奮厲威猛其豪黨有釁穢者莫不糾發會赦

事得散暢追恨之更為設法諸受臧二十萬以上不

自首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埋井

夷竈豪右大震功曹張敞奏記諫曰五教在寬著之

經典湯去三面八方歸仁史記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出見野張四面網祝

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網湯曰嘻盡之矣去其三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諸侯聞曰湯

德至禽獸於是諸侯畢服武王入殷先去炮烙之刑列女傳

柱以膏塗之加于炭之上使有罪緣焉足滑跌墮紂與妲己笑以為樂名曰炮烙之刑臣賢案史記及帝

請除炮烙之言文王為西伯與此不同高祖鑒秦唯

定三章之法孝文皇帝感一緹縈蠲除肉刑文帝時

淳于公有罪罪當刑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縈自傷悲泣

隨父至長安上書請沒官為婢以卓茂文翁召父之

徒皆疾惡嚴刻務崇温厚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仁

南陽太守視入仁賢之政流聞後世夫明哲之君網

漏吞舟之魚韓詩外傳曰夫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前

也魚然後三光明於上人物悅於下言之若迂其效甚

近迂遠也發屋伐樹將為嚴烈雖欲懲惡難以聞遠以

明府上智之才日月之曜莊子曰飾智以驚愚修身

而行敷仁惠之政則海內改觀實有折枝之易而無

挾山之難郡為舊都侯甸之國園廟出於章陵五百

服千里侯服南陽去洛千里故三后生自新野光烈

和帝陰后鄧士女沾教化黔首仰風流自中興以來



功臣將相繼世而隆愚以為懇懇用刑不如行恩孽

孽求姦未若禮賢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論語子夏隨

會為政晉盜奔秦左傳晉命隨會將中軍且虞芮入

境讓心自生史記曰文王為西伯陰行善行諸侯皆

周入界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虞芮二人不見西伯

也還化人在德不在用刑暢深納敞諫更崇寬政慎刑

簡罰教化遂行郡中豪族多以奢靡相尚暢常布衣

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同郡劉表時年十七從暢

受學進諫曰夫奢不僭上儉不逼下禮記曰君子上

也下循道行禮貴處可否之間蘧伯玉恥獨為君子府

君不希孔聖之明訓而慕夷齊之末操論語孔子曰

則固言仲尼得奢儉之中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

曰昔公儀休在魯拔園葵去織婦史記曰魯相公儀

怒而出其婦食於舍而茹葵愠而拔其孫叔敖相楚

其子被裘刈薪史記曰孫叔敖為楚相且死囑其子

孟子居數年其子貧負薪逢優孟優孟見優孟言孫叔敖

矣論語孔子之辭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

志孟子辭雖以不德敢慕遺烈後徵為長樂衛尉建寧

元年遷司空數月以水災策免明年卒於家子謙為

大將軍何進長史謙子粲以文才知名粲字仲宣蔡

在門倒屣迎之既至年幼容狀短小一賓客盈坐聞粲

為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嘗與人行讀道邊碑後

問卿能聞記乎因使背而誦之更以字不局為觀之不誤

卒一道年四十魏志有傳

### 种暠傳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仲山甫之後也父為定陶

令有財三千萬父卒曷悉以賑卹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與交通始爲縣門下史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有知人之名也歆謂之曰今當舉六孝廉多得貴戚書命不宜相違欲自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曷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曷於庭辯詰職事曷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舉高第順帝末爲侍御史時所遣八使光祿大夫杜喬周舉等多所糾奏而大將軍梁冀及諸宦官互爲請救事皆被寢遏曷自以職主刺舉志案姦違乃復劾諸爲八使所舉蜀郡太守劉宣等罪惡章露宜

伏歐刀又奏請勅四府條舉近臣父兄及知親爲刺  
史二千石尤殘穢不勝任者免遣案罪帝乃從之擢  
暲監太子於承光宮中常侍高梵從中單駕出迎太  
子時太傅杜喬等疑不欲從惶惑不知所爲暲乃手  
劍當車曰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係今常侍來無詔  
信何以知非姦邪今日有死而已梵辭屈不敢對馳  
命奏之○劉歆曰案文多一命字詔報太子乃得去喬退而歎息  
愧暲臨事不惑帝亦嘉其持重稱善者良久出爲益  
州刺史暲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  
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懷服漢德其白狼槃木唐菽  
邛夔諸國菽音側留反自前刺史朱輔卒後遂絕暲至乃  
復舉種向化時永昌太守冶鑄黃金爲文蛇以獻梁  
冀冀糾發逮捕馳傳上言而二府畏懦不敢案之冀

由是銜怒於暲會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人自稱天

王

直或作宜

暲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吏人多被傷害冀

因此陷之傳逮暲承太尉李固上疏救曰臣伏聞討

捕所傷本非暲承之意實由縣吏懼法畏罪迫逐深

苦致此不詳比盜賊羣起處處未絕暲承以首舉大

姦而相隨受罪臣恐沮傷州縣糾發之意更共飾匿

莫復盡心

言各飾偽辭隱匿真狀也

梁太后省奏乃赦暲承罪免

官而已後梁州羌動以暲爲梁州刺史甚得百姓歡

心被徵當遷吏人詣闕請留之太后歎曰未聞刺史

得人心若是乃許之暲復留一年遷漢陽太守戎夷

男女送至漢陽界暲與相揖謝千里不得乘車及到

郡化行羌胡禁止侵掠遷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

桓反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坐事免歸後司隸校尉舉曷賢良方正不應徵拜議  
郎遷南郡太守入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  
擢曷爲度遼將軍曷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  
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  
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由是羌胡龜茲莎車  
烏孫等皆來順服曷乃去烽燧除候望晝舉烽夜燔燧解見光武  
紀邊方晏然無警入爲大司農延熹四年遷司徒推  
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在位三年年六十  
一薨并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曷卒舉國傷惜單  
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二子岱拂  
岱字公祖好學養志舉孝廉茂才辟公府皆不就公  
車特徵病卒初岱與李固子燮同徵議郎燮聞岱卒  
痛惜甚乃上書求加禮於岱曰臣聞仁義興則道德

昌道德昌則政化明而萬姓寧伏見故處士种岱淳

和達理耽悅詩書富貴不能回其慮萬物不能擾其

心稟命不永奄然殂殞若不槃桓難進等輩皆已公

卿矣易屯卦曰槃桓利居貞昔先賢既沒有加贈之典春秋隱公五年

臧僖伯卒隱公葬之加一等周禮盛德有銘誄之文禮

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又曰卿大夫之喪賜諡也而岱生無印綬之

榮卒無官諡之號雖未建忠效用而為聖恩所拔遐

邇具瞻宜有異賞朝廷竟不能從

拂字穎伯初為司隸從事拜宛令時南陽郡吏好因

休沐遊戲市里為百姓所患拂出逢之必下車公謁

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初平元年代荀爽為司空明年以地震策免復為太

常李傕郭汜之亂長安城潰百官多避兵衝拂揮劍

而出曰爲國大臣不能止戈除暴致使凶賊兵刃向宮去欲何之遂戰而死子劭

劭字申甫少知名中平末爲諫議大夫大將軍何進將誅宦官召并州牧董卓至澠池而進意更狐疑遣劭宣詔止之卓不受遂前至河南劭迎勞之因譬令還軍卓疑有變使其軍士以兵脅劭劭怒稱詔大呼

叱之軍士皆披

披音芳靡反

遂前質責卓卓辭屈乃還軍

夕陽亭

夕陽亭在河南城西

及進敗獻帝卽位拜劭爲侍中卓

旣擅權而惡劭彊力遂左轉議郎出爲益涼二州刺史會父拂戰死竟不之職服終徵爲少府大鴻臚皆辭不受曰昔我先父以身徇國吾爲臣子不能除殘復怨何面目朝覲明主哉遂與馬騰韓遂及左中郎劉範諫議大夫馬宇共攻李傕郭汜以報其讎與汜



戰於長平觀下長平陵名也。有觀在長安西十五里也。軍敗劭等皆死

騰遂還涼州

陳球傳

陳球字伯真下邳淮浦人也。歷世著名。謝承書曰：祖父屯有令名。

父亶廣漢太守。亶音尾。球少涉儒學，善律令。陽嘉中舉

孝廉，稍遷繁陽令。繁陽魏郡縣也。時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

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撾擊也。督郵

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異政。今受命逐之，將

致議於天下矣。」太守乃止。復辟公府，舉高第，拜侍御

史。是時桂陽黠賊李研等羣聚寇鈔，陸梁荆部州郡

懦弱，不能禁。太尉楊秉表球為零陵太守。球到設方

略，期月間賊虜消散。而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

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溼，編木為城，不可守備。

郡中惶恐掾史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

受任一邦文帝初與郡子分銅虎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重乎復

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弦大木為弓羽

矛為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流

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執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

能下會中郎將度尚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尚共破

斬朱蓋等賜錢五十萬拜子一人為郎遷魏郡太守

徵拜將作大匠作桓帝陵園所省巨萬以上遷南陽

太守以糾舉豪右為執家所謗徵詣廷尉抵罪會赦

歸家復拜廷尉劉歆曰案球初未嘗為熹平元年

竇太后崩太后本遷南宮雲臺太后父竇武與陳蕃謀誅宦官反為中常

侍曹節矯詔殺武蕃遷太后焉宦者積怨竇氏遂以衣車載后尸置

城南市舍數日中常侍曹節王甫欲用貴人禮殯帝

曰太后親立朕躬統承大業詩云無德不報無言不

酬大雅抑豈宜以貴人終乎於是發喪成禮及將葬

節等復欲別葬太后而以馮貴人配附謂新死之主附於先死

者之廟婦附於其夫所附之妃妾附於妾祖姑也詔公卿大會朝堂令中常

侍趙忠監議太尉李咸時病乃扶輿而起擣椒自隨

謂妻子曰若皇太后不得配食桓帝吾不生還矣既

議坐者數百人各瞻望中宮良久莫肯先言趙忠曰

議當時定恠公卿以下各相顧望球曰皇太后以盛

德良家母臨天下宜配先帝是無所疑忠笑而言曰

陳廷尉宜便操筆球即下議曰皇太后自在椒房有

聰明母儀之德遭時不造援立聖明承繼宗廟功烈

至重先帝晏駕因遇大獄遷居空宮不幸早世家雖

獲罪事非太后今若別葬誠失天下之望且馮貴人

冢墓被發骸骨暴露與賊併尸魂靈汙染

段熲為河南尹坐盜

發馮貴人冢左遷諫議大夫

且無功於國何宜上配至尊忠省球

議作色俛仰蚩球曰陳廷尉建此議甚健球曰陳竇

既寃皇太后無故幽閉臣常痛心天下憤歎今日言

之退而受罪宿昔之願公卿以下皆從球議李咸始

不敢先發見球辭正然後大言曰臣本謂宜爾誠與

臣意合會者皆為之愧曹節王甫復爭以為梁后家

犯惡逆別葬懿陵武帝黜廢衛后而以李夫人配食

戾太子衛皇后共太子斬江充自殺武帝崩霍光緣上雅意以李夫人配食也今竇氏罪深

豈得合葬先帝乎李咸乃詣闕上疏曰臣伏惟章德

竇后虐害恭懷安思閹后家犯惡逆而和帝無異葬

之議順朝無貶降之文至於衛后孝武皇帝身所廢

弃不可以為比今長樂太后尊號在身親嘗稱制坤

育天下周易曰坤為母且援立聖明光隆皇祚太后以陛下

為子陛下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子無黜母臣無貶君

宜合葬宣陵一如舊制帝省奏謂曹節等曰竇氏雖

為不道而太后有德於朕不宜降黜節等無復言於

是議者乃定咸字元貞汝南人累經州郡以廉幹知

名在朝清忠權倖憚之六年遷球司空以地震免拜

光祿大夫復為廷尉太常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以

日食免復拜光祿大夫明年為永樂少府桓帝母孝崇皇后宮

曰永樂置太僕少府乃潛與司徒河間劉郃謀誅宦官初郃兄

侍中儵與大將軍竇武同謀俱死故郃與球相結事

未及發球復以書勸郃曰公出自宗室位登台鼎天

下瞻望社稷鎮衛豈得雷同容容無違而已今曹節

等放縱為害而久在左右又公兄侍中受害節等永

樂太后所親知也今可表徙衛尉陽球爲司隸校尉  
以次收節等誅之政出聖主天下太平可翹足而待  
也又尙書劉納以正直忤宦官出爲步兵校尉亦深  
勸於郃郃曰凶豎多耳目恐事未會先受其禍納曰  
公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論語孔子郃許

諾亦結謀陽球球小妻程璜之女璜用事宮中所謂

程大人也節等頗得聞知乃重賂於璜且脅之璜懼

迫以謀球告節節因共白帝曰郃等常與藩國交通

有惡意數稱永樂聲執受取狼籍步兵校尉劉納及

永樂少府陳球衛尉陽球交通書疏謀議不軌帝大

怒策免郃郃與球及劉納陽球皆下獄死球時年六

十二子瑀吳郡太守瑀弟琮汝陰太守弟子珪沛相

珪子登廣陵太守並知名

謝承書曰瑀舉孝廉辟公府洛陽市長後辟太尉府

未到永漢元年就拜議郎遷吳郡太守不之官球弟

子珪字龍學通今古處身循禮非法在廣陵有威名武

雄姿異略一領廣陵太守魏志曰登在廣陵有威名武

荆州牧劉表坐將軍年三十九卒後許汜與龍淮海並在

亂過豪氣不除元龍無客主之意不相與語自汜曰昔遭

王使客臥下牀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

尺無可采是君元龍所諱也何緣當與君語如我自臥也

贊曰安儲遭讚張卿有請尉故曰卿龔糾便佞以直

為青也青過二子過正埋車堙井張綱曰埋輪王嵩堙井

种公自微臨官以威陳球專議桓思同歸

後漢書卷八十六

如出聖主天不太平何曠矣而耕

樂大司河賦賦也今何表長清保恩和為同歸外保

後漢書卷八十六考證

張皓傳張皓六世祖良○何焯曰功臣表元康四年良元孫之子陽陵公乘千秋詔復家是子孫居陽陵無緣徙蜀也千秋當宣帝時已爲良六世孫不應自元康四年至世祖建武之元又八十七年皓猶爲六世孫也又蜀志張翼傳皓作浩是翼之高祖亦不言其出於留侯如孔明之於豐鄧芝之於禹來敏之於歛也

張皓子剛司徒高第辟爲御史○別本作司徒辟高第爲御史

王冀傳不至重問注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成帝監本作武帝臣會汾按薛宣翟方進乃成帝時人非武帝時也從何焯校本改

種暘傳推達名臣橋玄皇甫規等爲稱職相○監本無相字臣會汾按橋玄於光和元年一爲太尉皇甫規歷職邊郡官止度遼將軍未嘗爲相也相字舛誤無疑若從監本則語勢又似不完疑爲字亦





後漢書卷八十七

宋 宣城 太守 范曄撰

唐 章懷太子 賢注

杜欒劉李劉謝列傳第四十七

杜根傳

杜根字伯堅潁川定陵人也父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京師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離被也位至巴郡太守政甚有聲根性方實好絞直絞急也永初元年舉孝廉為郎中時和熹鄧后臨朝權在外戚根以安帝年長宜親政事乃與同時郎上書直諫太后大怒收執根等令盛以縑囊於殿上撲殺之執法者以根知名

私語行事人使不加力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

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日目中生蛆因得逃竄為宜

城山中酒家保宜城縣故城在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雅云保使也言為入傭

力保任而使也積十五年酒家知其賢厚敬待之及鄧氏誅

左右皆言根等之忠帝謂根已死乃下詔布告天下

錄其子孫根方歸鄉里徵詣公車拜侍御史初平原

郡吏成翊世亦諫太后歸政坐抵罪與根俱徵擢為

尚書郎並見納用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知

故不少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之處

邂逅發露禍及知親故不為也順帝時稍遷濟陰太

守去官還家年七十八卒翊世字季明少好學深明

道術延光中中常侍樊豐帝乳母王聖共譖皇太子

廢為濟陰王翊世連上書訟之又言樊豐王聖誣罔

之狀帝既不從而豐等陷以重罪下獄當死有詔免官歸本郡及濟陰王立是爲順帝司空張皓辟之皓以翊世前訟太子之廢薦爲議郎翊世自以其功不顯恥於受位自劾歸三公比辟不應比猶頻也尚書僕射虞詡雅重之欲引與共參朝政乃上書薦之徵拜議郎後尚書令左雄僕射郭虔復舉爲尚書在朝正色百僚敬之

### 欒巴傳

欒巴字叔元魏郡內黃人也神仙傳云巴蜀郡人也少而學道不脩俗事

好道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性質直學覽經典雖在中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爲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

以獎進之案○劉攽曰立校學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

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不幹府吏之類也晉令諸郡國

幹郡縣皆有幹政事明察視事七年以病乞骸骨荊州

刺史李固薦巴治迹徵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

周舉等八人徇行州郡巴使徐州還再遷豫章太守

郡士多山川鬼怪小人常破貨產以祈禱巴素有道

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房祀翦理姦誣房謂為房於

是祆異自消百姓始頗為懼終皆安之廬山廟有神

於帳中與人言語飲酒投杯能令官亭湖中分風船

行者舉帆相逢巴未到十數日廟中神不復作聲郡

中常患黃父鬼為百姓害巴到遷沛相所在有績徵

拜尚書神仙傳曰巴為尚書正朝大敬有詔問巴

頓首謝曰臣本縣成都以驛書問成故都酒為雨以滅

火臣不敢不敬詔即成驛書問成故都酒為雨以滅

大失火食時有雨從東北來火乃息雨皆酒臭後忽

一旦大風天霧晦暝對坐皆不相見失巴所在尋問

之云其日還成都與親故別也會帝崩營起憲陵陵左右或有小人

墳冢主者欲有所侵毀巴連上書苦諫時梁太后臨朝詔詰巴曰大行皇帝晏駕有日卜擇陵園務從省約塋域所極裁二十頃而巴虛言主者壞人冢墓事既非實寢不報下巴猶固遂其愚復上誹謗苟肆狂瞽益不可長巴坐下獄抵罪禁錮還家二十餘年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爲永昌太守以功自劾○劉劭

不可以自劾當是無功自劾少一無字

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竇之

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子賀官至雲中太守

### 劉陶傳

劉陶字子奇一名偉潁川潁陰人濟北貞王勃之後

陶為人居簡不脩小節所與交友必也同志好尚或

殊富貴不求合情趣苟同貧賤不易意同宗劉愷以

雅德知名獨深器陶時大將軍梁冀專朝而桓帝無

子連歲荒饑災異數見陶時游太學乃上疏陳事曰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書曰惟天

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也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夫天

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

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中謂當天襲常存之慶循不

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鳴條地名在安

邑之西尚書曰伊尹相湯伐桀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檀車兵車也詩曰檀車嘽嘽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嘽音昌善反瘡音管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

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

衣高祖曰吾以布衣提三尺劍以取天下拾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前

蒯通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

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

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

使羣醜刑隸芟刈小民雕敝諸夏虐流遠近利器謂

禮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謂爵祿故天降衆異以

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麋場豺狼乳於

春囿鹿子曰麋斯豈唐咨禹稷益典朕虞議物賦土

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劉攽曰案上下交競

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

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說苑

野子為魯司寇七日而誅死者悲於窀穸生者戚於朝

歎息者也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前書賈

後漢書卷八十七列傳四一中華書局聚



曰秦始皇進諛譎之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讒口

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趙高為車府令與督咸陽令閭樂謀殺胡亥

史事見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

敗同執願陛下遠覽強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得失

昭然禍福可見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

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武丁殷王高宗也尚書曰高宗得傅說為相殷

復興焉高宗時有雉登鼎耳而周宣用申甫以濟夷

厲之荒申伯仲山甫周宣王之臣也詩曰惟申及甫

夷王崩子厲王胡立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

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

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歷典牧守

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

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

國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不時謂不合於時也諱言謂拒諫也

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

亦悲臣之愚惑也書奏不省時有上書言人以貨輕

錢薄故致貧困宜改鑄大錢事下四府羣僚及太學

能言之士陶上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

則衆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

人武旅有鳧藻之士詩大雅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武旅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喜悅也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

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

藿食之人謬延逮及說苑曰有東郭祖朝者上書於晉獻公曰願請聞國家之計獻

公使人告之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

祖朝曰肉食者一旦失計於廟堂之上若臣等藿食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其禍蓋以爲當今之

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劉歆曰

案文民

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

象天象也尚書曰欽若昊

天敬授

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

之教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

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

私之求

詩曰小東大東杼柚其空

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

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

為南金瓦石變為和玉

詩曰大路南金和玉卞和之玉也

使百姓渴

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

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

飢故食為至急也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

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

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

況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為炭萬物

為銅賈誼之言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

之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

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戚傷天下之艱難欲鑄

錢齊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

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焦爛願陛

下寬鍤薄之禁後冶鑄之議鏗刻也音聽民庶之謠

吟問路叟之所憂列子曰堯理天下五十年不知天

謠曰立我蒸民莫不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說苑

曰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避車而

問之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

三失吾少好學周徧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事

君驕奢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是非失

也○劉攽曰注文莫不爾極案文不當作非失

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謂三光日月星也分謂山流

星辰有錯行之變故視其文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

耀也山崩川竭皆亡之徵也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臣嘗誦詩至於鴻鴈于野之

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詩小雅鴻鴈之篇曰

鴻鴈于飛蕭蕭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鄭玄注云壞滅之國

徵人起屋舍築牆壁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

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

過時未適人當穆公之時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啼傍人聞之莫不慘慘者鄰婦從之遊謂曰何哭之

悲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為知今反無識也豈為嫁之故不樂而悲哉吾憂魯

子少也見白駒之意屏營傍徨不能監寐詩曰皎皎白駒

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伏念當今地廣而不

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秉國之位鷹揚天

下烏鈔求飽吞肌及骨並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

匠起於板築之間役夫謂陳涉起也窮匠謂投斤

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

夏魚潰公羊傳曰其言梁亡何魚爛而亡雖方尺之

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絰纖枯之末函牛之鼎

謂大鼎也淮南子曰函牛之鼎沸則蛾不得置其一足焉絰掛也音胡賣反詩人所以眷

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詩小雅大東之文也潛涕下貌鄭玄注云傷今不如古也

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

以身脂鼎鑊為天下笑帝竟不鑄錢後陶舉孝廉除

順陽長縣多姦猾陶到官宣募吏民有氣力勇猛能

以死易生者不拘亡命姦臧於是剽輕劍客之徒過

晏等十餘人過姓也過國之後見左傳皆來應募陶責其先過要

以後效使各結所厚少年得數百人皆嚴兵待命於

是覆案姦軌所發若神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邑

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陶明尚書春

秋為之訓詁推三家尚書三家謂夏侯建夏侯勝歐陽和伯也及古文

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頃之拜侍御史

靈帝宿聞其名數引納之時鉅鹿張角僞託大道妖惑小民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袁貢連名上疏言之曰聖王以天下耳目爲視聽故能無不聞見今張角支黨不可勝計前司徒楊賜奏下詔書切勅州郡護送流民會賜去位不復捕錄雖會赦令而謀不解散四方私言云角等竊入京師覘視朝政烏聲獸心私共嗚呼州郡忌諱不欲聞之但更相告語莫肯公文宜下明詔重募角等賞以國土有敢回避與之同罪帝殊不悟方詔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鄉侯三遷尚書令以所舉將爲尚書難與齊列乞從冗散拜侍中以數切諫爲權臣所憚徙爲京兆尹到職當出脩宮錢直千萬

時拜職名當出買官之錢謂之脩宮錢也陶旣清貧而恥以錢買職稱疾

不聽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  
下日危寇賊方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  
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不能緩聲竊見天下前遇  
張角之亂後遭邊章之寇每聞羽書告急之聲心灼  
內熱四體驚竦今西羌逆類私署將帥皆多段熲時  
吏曉習戰陳識知山川變詐萬端臣常懼其輕出河  
東馮翊鈔西軍之後東之函谷據隄高望今果已攻  
河東恐遂轉更豕突上京如是則南道斷絕車騎之  
軍孤立時湟中義從胡北宮伯玉等叛遣關東破膽  
左車騎將軍皇甫嵩討之不剋也  
四方動搖威之不來叫之不應雖有田單陳平之策  
計無所用臣前驛馬上便宜急絕諸郡賦調冀尙可  
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今三郡之民皆以  
奔亡南出武關北徙壺谷三郡河東馮翊京兆也壺



冰駭風散唯恐在後今其存者尙十三四軍吏士民  
悲愁相守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鬪生之計  
西寇浸前去營咫尺胡騎分布已至諸陵將軍張溫  
天性精勇而主者旦夕迫促軍無後殿假令失利其  
敗不救臣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爲國安  
則臣蒙其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  
八事乞須臾之間深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  
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曰前張角事發詔書  
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安靜而陶  
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  
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  
死對使者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  
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爲輩

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

而遂閉氣而死天下莫不痛之陶著書數十萬言又  
作七曜論匡老子反韓非復孟軻及上書言當世便  
事條教賦奏書記辯疑凡百餘篇時司徒東海陳耽  
亦以非罪與陶俱死耽以忠正稱歷位三司光和五  
年詔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爲民蠹害者謠言謂聽  
百姓風謠善惡而黜陟之也時太尉許馡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  
取貨賂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汙穢濁皆不敢問而  
虛糺邊遠小郡清脩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  
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  
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帝以讓馡濟由是諸坐  
謠言徵者悉拜議郎宦官怨之遂誣陷耽死獄中

### 李雲傳

李雲字行祖甘陵人也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

遷白馬令桓帝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而中常侍

單超等五人皆以誅冀功並封列侯專權選舉又立

掖庭民女亳氏為皇后數月間后家封者四人賞賜

巨萬時封后兄康為比陽侯弟統昆陽侯統從兄會安陽侯統弟秉為濟陽侯是時地數

震裂眾災頻降雲素剛憂國將危心不能忍乃露布

上書移副三府露布謂不封之也并曰臣聞皇后天

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

動搖宮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風曰寒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庶是與氏古字通耳

春秋漢含孽曰女主比年災異可謂多矣皇天之戒

可謂至矣高祖受命至今三百六十四歲君期一周

當有黃精代見姓陳項虞田許氏不可令此人居太

尉太傅典兵之官黃精謂魏氏將與陳項虞田並舉舜之後舜土德亦尚黃故忌也

厝至重不可不慎班功行賞宜應其實梁冀雖持權

專擅虐流天下今以罪行誅猶召家臣益殺之耳而

猥封謀臣萬戶以上高祖聞之得無見非西北列將

得無解體列將謂皇甫規段熲等孔子曰帝者諦也春秋運斗

脩名立功脩德成化統調陰陽招類使神故稱帝帝

之諦言也鄭玄注云審諦於物也○劉歆曰注帝之

當在諦字上言今官位錯亂小人詔進財貨公行政

化日損尺一拜用不經御省尺一之板謂詔策也見漢官儀是帝欲

不諦乎帝得奏震怒下有司逮雲詔尙書都護劍戟

送黃門北寺獄使中常侍管霸與御史廷尉雜考之

時弘農五官掾杜衆傷雲以忠諫獲罪上書願與雲

同日死帝愈怒遂并下廷尉大鴻臚陳蕃上疏救雲

曰李雲所言雖不識禁忌干上逆旨其意歸於忠國

而已昔高祖忍周昌不諱之諫成帝赦朱雲腰領之

誅周昌解見陳忠傳朱雲上書曰臣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

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以死爭上意解然後得

已前事並今日殺雲臣恐剖心之譏復議於世矣比干死

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故敢觸龍鱗冒味

以請韓子曰夫龍之為蟲也可狎而馴也然喉下有逆鱗嬰之則殺人主有逆鱗說者嬰之則亦

幾矣太常楊秉洛陽市長沐茂郎中上官資並上疏請

雲帝恚甚有司奏以為大不敬詔切責蕃秉免歸田

里茂資貶秩二等時帝在濯龍池管霸奏雲等事霸

詭言曰李雲野澤愚儒杜衆郡中小吏出於狂戇不

足加罪帝謂霸曰帝欲不諦是何等語而常侍欲原

之邪顧使小黃門可其奏雲衆皆死獄中後冀州刺

史賈琮使行部過祠雲墓刻石表之

論曰禮有五諫諷為上五諫謂諷諫順諫闕諫指諫

而諷告也順諫者出辭遜順不逆君心也闕諫者視人君顏色而諫也指諫者質指其事而諫也陷諫者視

言國之害忘生為君也見大戴禮若夫託物見情因文載旨使言之

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之卜商詩序貴在於意達言

從理歸乎正曷其絞訐摩上以銜沽成名哉絞直也訐正也

沽賣之也李雲草茅之生不識失身之義儀禮曰凡自稱於君宅在邦者

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易曰臣不密則失身○劉敞曰注宅在邦者案儀

禮文云宅者遂乃露布帝者班檄三公至於誅死而

不顧斯豈古之狂也論語曰古之狂也直矣夫未信而

諫則以為謗己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謗己故說者識其

難焉韓非有說難篇

### 劉瑜傳

劉瑜字季節廣陵人也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

太守謝承書云父祥瑜少好經學尤善圖讖天文歷

筭之術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

方正及到京師上書陳事曰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  
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  
竊闕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  
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  
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為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  
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庸用也誠願陛下且以

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為咨嗟天曷為動變蓋

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耀關之盛衰者也四十七

八宿也諸侯為天子守四方猶天之有二十八宿漢官儀曰天子建侯上法四七也今中官邪

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疎屬或

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古者天

子一娶九女公羊傳曰諸侯一聘三女娣姪有序河

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

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左傳曰天有六疾淫生六疾六

氣曰陰陽風雨晦明過則為災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陰物也

而晦時淫則生內此國之費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

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

六日不詹詩小雅曰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為期

期至五日而歸今六日不至是以憂也怨曠作歌仲尼所錄謂仲尼刪詩編錄也

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

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而復置轉

相驚懼孰不悉然無緣空生此謗鄒衍匹夫杞氏匹

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羣輩咨怨能無感乎淮南

子曰鄒衍事燕惠王盡忠左右譖之王繫之仰天而哭五月天為之下霜列女傳曰齊人杞梁襲莒戰死

其妻無所歸乃就夫尸於城下而哭之七日城崩也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

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禮記月令曰孟夏之



月無有壞墮無起土功無發大衆也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文○劉敞曰案當作正法

民無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

考事姦情賂賂皆為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

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

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彼伐之如此

豈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寶而微行近

習之家私幸宦官之舍近狎者賓客市買熏灼道

路因此暴縱無所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

各正諸己莫或匡益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

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鄭玄注曰古者天子有爭臣七人

承左輔及開東序金滕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

致興之道爾雅曰東西廂謂之序書曰天球河圖遠

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孝經

援神契曰德至八方則祥風至

臣慳慳推情言不足採慳慳誠懇之貌懼以

觸忤征營懼悸於是特詔召瑜問災咎之徵指事案經讖以對執政者欲令瑜依違其辭而更策以它事瑜復悉心以對八千餘言有切於前帝竟不能用拜為議郎及帝崩大將軍竇武欲大誅宦官乃引瑜為侍中又以侍中尹勳為尚書令共同謀畫及武敗瑜勳並被誅事在武傳勳字伯元河南人從祖睦為太尉睦孫頌為司徒勳為人剛毅直方少時每讀書得忠臣義士之事未嘗不投書而仰歎自以行不合於當時不應州郡公府禮命桓帝時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延熹中誅大將軍梁冀帝召勳部分眾職甚有方略封宜陽鄉侯僕射霍諝尚書張敬歐陽參李偉虞放周永並封亭侯勳後再遷至九卿以病免拜為

侍中八年中常侍具瑗左官等有罪免奪封邑因黜  
勳等爵瑜誅後宦官悉焚其上書以為訛言子琬傳  
瑜學明占候能著災異舉方正不行

### 謝弼傳

謝弼字輔宣東郡武陽人也謝承書曰弼字輔宣東郡濮陽人也與此不同

中直方正猶言中正為鄉邑所宗師建寧三年詔舉

有道之士弼與東海陳敦玄菟公孫度俱對策皆除

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

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祲異生乎失政上

天告譴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

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謝承書曰蛇者陰氣所生龍之類也

龍有鱗甲兵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前書曰皇

之不極是謂不建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也

有之不下伐上之病龍蛇之孽也又熒惑守亢裴回不

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

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

虺惟蛇女子之祥詩小雅之文也鄭玄注云虺伏惟

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

有霧露之疾陛下當何面目以見天下文帝徙淮南

盜曰淮南王為人剛今暴摧折之臣恐昔周襄王不

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史記曰周襄王母早死

寵帶與戎翟孝和皇帝不絕竇氏之恩前世以為美

談竇太后崩張酺等奏云不宜合葬先帝和帝手詔

也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

太后為母哉援神契曰天子行孝四夷和平方今邊

境日蹙兵革蜂起自非孝道何以濟之願陛下仰慕

有虞蒸蒸之化俯思凱風慰母之念尚書舜典曰蒸又蒸又格格姦孔

安國注云蒸蒸猶進也言舜進於善道詩凱風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臣又聞爵賞之

設必酬庸勳開國承家小人勿用易師卦上六爻詞也今功臣

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

於茲又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夙夜匪懈

而見陷羣邪一旦誅滅其為酷濫駭動天下門生故

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詩國風曰如可宜贖今人百其身

還其家屬解除禁網夫台宰重器國命所繼今之四

公唯司空劉寵斷斷守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四公謂劉

矩為太尉許訓為司徒胡廣為太傅及寵也書曰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它技孔安國注云斷斷猗然專

日素餐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也必有折足覆餗之

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易曰鼎折足覆餗以喻三公鍊鼎實也折足覆餗言

不勝其任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

變可消國祚惟永臣山藪頑闇未達國典策曰無有所隱敢不盡愚用忘諱忌伏惟陛下裁其誅罰左右惡其言出爲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從子紹爲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宅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一年司隸校尉趙謙上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贊曰鄧不明辟

尚書曰朕復子明辟孔安國注云復還明君之政於成王也言鄧后臨朝

不還政於安帝也

梁不損陵慊慊樂杜諷辭以興黃寇方熾

子奇有識

識協韻音式侍反

武謀允臧瑜亦協志弼忤宦情

雲犯時忌成仁喪己同方殊事

# 後漢書卷八十七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

樂巴傳白上乞退○白上二字舊本作自下

劉陶傳陶爲人居簡○宋本作居闕何焯校本疑是

倨簡

劉瑜傳關之盛衰者也○何焯曰關字下有脫文

後漢書卷八十七考證